

期待竹編產業春去春又回

天赦竹編產業發展協會

The Revival of Bamboo Weaving:
Tientshe Bamboo Weaving Industry Association

文·圖／蕭孟曲Hsiao Meng-qu



竹編是相當依賴人工和技術的編織產業



大型竹籠是目前最優勢的商品

嘉義縣溪口鄉天赦庄，小小的村莊，曾經撐起了臺灣竹編產業的一片天，因而有「竹篁王國」的美名。循著157縣道彎進天赦庄，寫著「天赦奉安宮」的廟名有著加重分量的令人心安，然而奉安宮陪伴著庄民歷經村莊產業的起落，也和廟前的天赦竹編發展協會共同等待著轉型春天的到來。

昔日，庄裡觸目所及刺竹叢生，

在民生經濟尚不富裕的年代，庄民就地取材，以竹建屋，天赦竹編發展協會總幹事蔡世緯的祖父即是建竹屋達人，後來隨著生活水平的提升，多改建為磚造和水泥屋。農業時代，任何生活所需工具幾乎為竹造：竹籃、竹籠、雞籠、魚簍、竹椅、竹掃把等，「因為造屋時的需要，平地的刺竹數量已不足，我爺爺轉往竹崎、中埔一帶取竹，透過牛車載回來，需要好幾天，那時都放在工廠空地，任村民賒

欠取用，等到各自竹編產品售出，再來還款，那是很重信用和人情的世代。」蔡世緯訴說著不同階段的產業和人文背景。在1960年代臺灣力拚外銷，大量的蔬果透過竹籠的裝運，出口運往新加坡、馬來西亞，一艘船需要上萬個手工編織竹籠，天赦庄當時有十餘家的竹編工廠，幾乎家家戶戶，日以繼夜低頭趕工，甚至還請鄰村代工，1970年代竹編產業達

農會的共同產銷班，仍是訂製竹籠的最大宗客源，直至今日，全臺的蔬果竹籠有八成來自天赦庄。

來到竹編工廠，剛取來的原竹、待修整的粗胚、一張張編好製底的織面、火烤彎曲的竹條，以及各種大小，不同形體的成品，陳置在廠房各個角落，每個人分工，雙手來回俐落地完成自己的工序。竹籠素材



剖竹的輔助工具

到巔峰，飽足了每一戶勞動人口。

竹子生長快，取材容易，竹編製品透氣性佳，但後來出口衰退，同時塑膠製品和紙箱興起，質量輕，成本低廉，取代了竹籃，更全面性地取代了諸多生活用品，如今，天赦庄裡只剩一家竹編工廠。然而，以裝載蔬菜的竹籠而言，具韌性、耐磨、抗摔，可妥善地保護蔬菜，目前全臺最大的蔬果交易市場，西螺果菜市場和

取自大自然，加工過程和材料本身不產生污染，廢料可再當作柴薪燃燒，回收利用，不浪費，取自大地，回歸大地，不造成環境的負擔。「竹子沒有塑化劑，對身體，對環境都不會危害，很環保！」從小跟隨父母親蹲在竹編工廠工作，至今已逾四十年的女員工說道，話語之中充滿對竹編產業的肯定與憐惜。

一般竹籠須分內外二層製成，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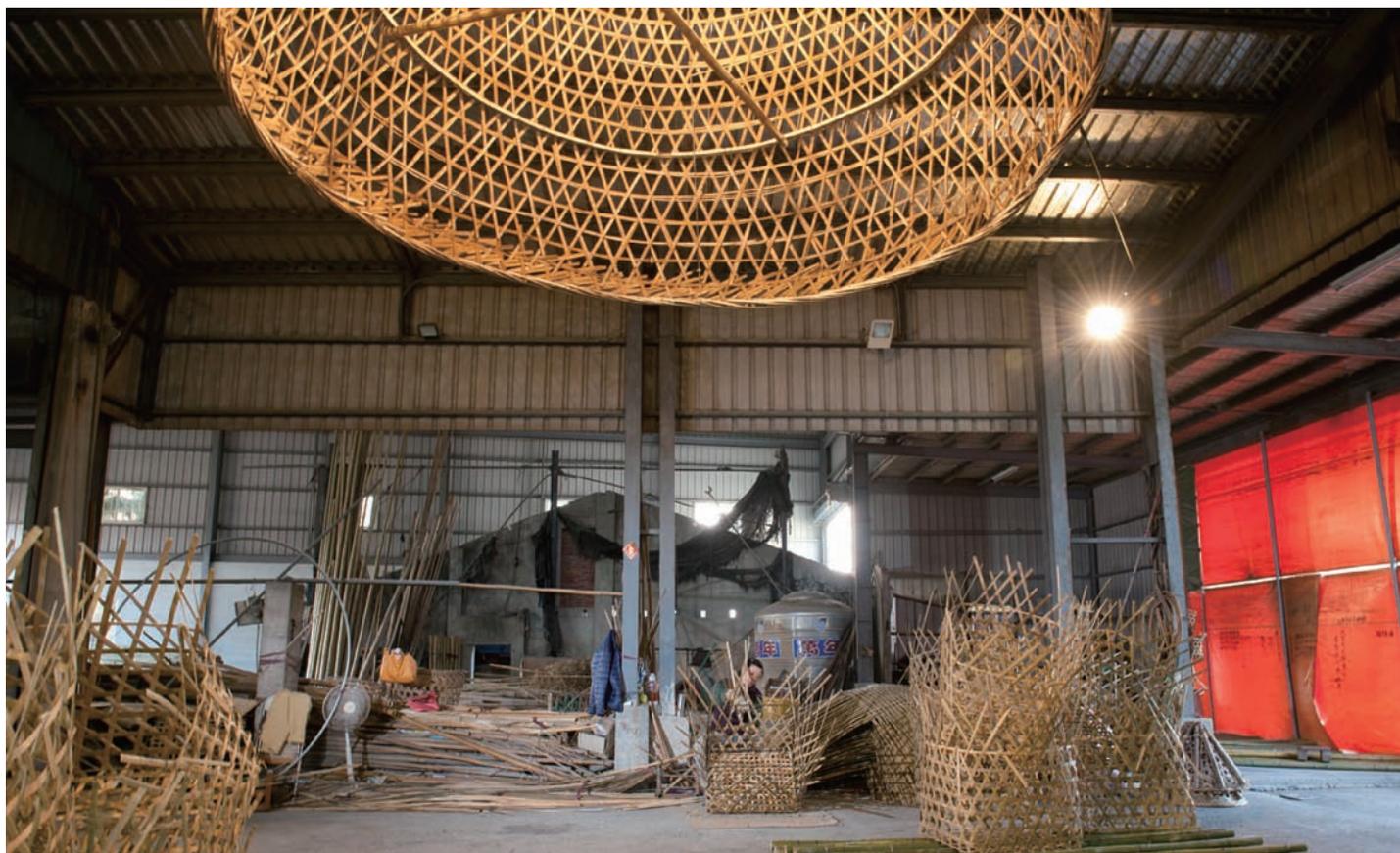
竹管屋的再造，展現老師傅的功力不減。

外層框架的程序：依規格分類、截段、剖竹、修整竹片的節與邊緣、燒彎定型框架、內外加框、固定等，由於竹重，相當耗費體力，而內層如：削取竹皮、製底、織邊等，需要熟練敏捷的編織功夫，內外層製程各需要臂力、腕力和指力，雖然大型竹籠仍有其市場需求，但由於編製完全手工，無法以機器替代，高度的勞力密集工作型態，需要長時間經驗累積的技巧，一不小心隨時被邊緣的細竹叉刺進肉裡，如此的工作並不吸引年輕人接手從事，老師傅日漸年老凋零，沒有新血注入，就算有大量的訂單來，工廠也無力承接，這項手工產業和技術即將中斷。

庄內僅存的新日益竹器加工廠

負責人蔡世緯認為，最大的問題在於人力斷層、技術失傳，為了面對此危機，熱愛家鄉產業的居民於2012年成立天赦竹編發展協會，以協會作為窗口與主導，進行竹編產業的轉型。以預約方式開放團客參訪，培養種子講師，提供導覽解說，老師傅現場實作，讓更多人了解手工竹編製作流程，透過網路，提高曝光度，讓需要的人找到協會，再創村莊的經濟。

製作縮小版的竹製品，協力編製古亭畚（傳統穀倉），重現農村生活樣貌。竹編工藝DIY，如水果籃、筆筒、花器等，透過實用小物的親觸編製，體驗竹子的特性，將竹藝生活化，同時啟發民眾對竹編工藝的興趣。另外，開發文創商品，如



偌大的廠房，和昔日的百人員工盛景，不可同日而語。



竹編生活小物是另一種生活美學的展現

背包、燈罩等，落實生活美學，注入精緻的手感與元素，將在地竹編工藝文化轉化不同的呈現。前往相關社區進行參訪、邀請工藝中心老師來教課，活化技術與知識的交流，尋求產學合作的機會。結合美林國小推動工藝傳承，與老師傅共同參與社區營造，受邀溪口國小，開設社團課程，充實鄉土教材，讓學童了解在地的文化產業，為傳承願景扎根。

蔡世緯認為，即便是轉型，也需要透過不同單位的資源整合，進行人才培育，開拓廣度，期盼各方的人一起為保存臺灣竹編工藝作努力，守護竹編產業的最後一盞燭火。🌱